

藍紙

印刷廠傳來了藍紙——書本印刷前最後的校對物。現在的藍紙，已經不是藍色，但我們仍然叫它作藍紙，正如在港島搭紅色小巴，依然會叫「大丸有落」一樣。

早期真正藍色的藍紙，也真有緣見過、揭過，是老人家的明證。

以前的藍紙，是把菲林曬出來後，再用氨水熏出來的，整份稿都是藍色，只有深淺之分，就像黑白稿一樣，只是它是藍白色。由於用的是氨水，有化學成分，所以接觸過藍紙之後，都要洗手——這個小動作，這個心理陰影，一直揮之不去，縱使現在的藍紙是用打印機打印出來，但每次接觸，雙手彷彿仍然沾上氨水的氣味，完成之後必須洗手，才安樂。

坦白說，整個編輯工序，我最討厭看藍紙。一本書、一份雜誌，到達了藍紙的部分時，已經看過了很多次，還是要看，且要仔細看，既鬱悶，又惱人。鬱悶是因為每粒字都是熟悉的，惱人的是熟悉得分不出是敵是友。文章的錯誤，一般在之前幾次的校對都會找到出來，所以剩下的都是瑣碎的、隱藏力強的甲級強敵，可惡的

是我們無從得知敵人是否存在，有時候根本一個敵人都沒有；幸運的就在藍紙這個戰場上找到；不幸的就讓讀者找到；不知是幸還是不幸的，是永遠都沒有人找到。

在藍紙上找到小錯，是開心的；但在藍紙上找到大錯，會感到羞愧，因為大錯應該在編輯的早期就排除在外。每編一本書，到了藍紙的階段，都會給自己一個測試，究竟要改多少？幾頁？十幾頁？還是有半本要改？心理矛盾在這一刻來到了極致：一方面不想錯得太多，另一方面又希望所有大大小小的錯處都在這裏找到。最後，把藍紙交回印廠的一刻，又是另一種矛盾：是擔憂還有錯處看不出來的忐忑不安，還是終於完成一份工作而舒一口氣？

有人說，人生是一部自傳，你有校對過自己的人生嗎？有哪一刻是你生命中的藍紙時間？柏頭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我泡一杯茶，閉上眼睛，從那一年那一刻那個場景開始，從心底挖出不願面對的舊傷疤。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中國科幻片來了

德國哲學家布洛赫曾提出「希望哲學」，他認為：「希望不僅是人的一種意識特徵，而且也是一種本體論現象，人的本質同希望有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它是根植於人性之中的人類需要，是人的本質的結構。」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在小說《流浪地球》中這樣寫道：「在前太陽時代，做一個高貴的人必須擁有金錢、權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擁有希望，希望是這個時代的黃金和寶石，不管活多長，我們都要擁有它！」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日前在北京首映，導演郭帆抓住原著的這一文學核心進行改編，贏得一致好評，讓中國大片成功進入科幻新時代。

一九八〇年，描寫科學家關於原子電池研究引發的傳奇電影《珊瑚島上的死光》亮相中國影院，成為中國影迷關於科幻片的年代記憶。中國電影進入大片時代，歷經都市喜劇、武俠動作、戰爭災難、古裝史詩等類型後，科幻片始終未有作品突破，直到科幻作家劉慈欣的出現，《三體》等小說吸引了電影界。五年前就曾有五

部他的作品改編的電影宣布開機，下月春節檔中，《瘋狂的外星人》亦改編於他的小說。但最先有勇氣提前舉辦首映的是這部《流浪地球》。

特效場面都是資金本身能解決的，中國科幻片最難突破的是價值觀的情感本土訴求。《流浪地球》緊扣的不僅是希望哲學，更是家園的眷戀。影片中的人們腳踏着殘破的地球，那一刻，很多人精神失常，「我要回家」是最強烈的心聲。家園歸來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母題，春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不斷在強化這一精神，無論陳瑞希望啟航，還是末日前夕救贖，回歸勝過一切，「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這在以往任何一部荷里活科幻片裏都不是被側重表達與抒發，這種東方情懷或是《流浪地球》將贏得廣大中國觀眾的密碼。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進無可進

二〇一三年，臉書首席運營官 Sheryl Sandberg 出版《向前》（Lean In），吸引全球無數事業女性追捧。書中說，如今的職場像冒險叢林，無法提前規劃，女性要不怕風險，不斷學習。事業是漫長、艱苦的馬拉松，女人為工作把孩子託給別人照料可以理解，別一入行就找退路，全速前進才能取得事業成功。五年後的今天，前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卻在公開場合稱書中的策略未必可行。

回顧這些年的風雨，美國事業女性對此書褒貶不一，爭議很大。有白人女記者從 Sandberg 的「超級粉絲」變為質疑者，認為她為大公司粉飾太平，忽視了制度性歧視，她作為職場母親深受其害。有拉丁裔單身母親卻讚揚書中有關談判、結盟、鼓勵女性共同進步的策略十分有效，幫助社會底層的拉丁裔婦女改變了命運。更有人批評此書幫助公司老闆轉嫁危機，害得單身女人更多承擔了選擇做母親的同事的責任。


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經歷不同，對《向前》的感悟不同不足為奇。但社會學家說得好，美國人普遍認為擁有選擇的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卻沒有意識到很多時候，作出選擇前個人的命運已被決定。正如拉丁裔女讀者所說，作為單身母親，她必須同時工作和撫養孩子，別無選擇。還有，那些責備為人母的同事不負責任的單身女職工更該質疑公司對職場母親的苛刻、對所有員工的不公。

因為臉書在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中處置虛假信息不力，Sandberg 多次被國會傳喚，自顧不暇。但更重要的是，她的暢銷書只對某些個案適用。制度普遍不公的前提下，更多女性面臨的是「進無可進」的窘境。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晉唐小楷最出群

閒性閒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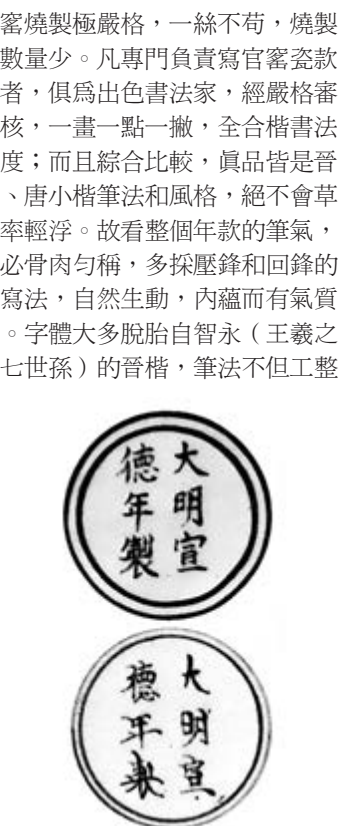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曾有喜歡附庸風雅的暴發戶，不知從哪兒高價購得一個書「宣德年製」底款的龍紋青花瓷碗，如獲至寶，常常炫耀人前。識者皆掩嘴竊笑，深知為近仿贗品，製作粗劣。暴發戶滿以為篆書底款分明寫着「宣德」二字，怎信其偽呢？其實，底款是用塗料在已燒成的清末器上書寫，書後並無入窯。

瓷器底款並非鑒別真偽的唯一依據，況且贗品底款漏洞百出。像明代宣德官窯，大多為六字楷書款，絕少四字款，更少四字篆書款；後二者幾乎大都屬偽器，要加倍作其他方面鑒證（如胎質、釉料、造型、燒法紋飾和繪工等）。宣德在位時間不長，官



《東方雜誌》這份「新年特大號」，封面漫畫出自豐子愷之手：畫面中一個赤膊兒童端坐在水盆邊上，手握一把洗衣刷，正用力洗刷水盆裏地球儀上中國地圖板塊上的污垢。這幅畫也反映了豐子愷的新年夢想——希望有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

所謂新年夢想，是漫無邊際地空想還是落到實地帶些現實的色彩呢？胡愈之在發出去的微稿信中對「夢」作了限定，他提出兩個具體問題：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的（情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可以自由想像（這夢想當然是不一定能實現的）

，更清麗而剛勁，秀潤而圓媚，運筆「一掃直下」，筆意流貫，富王羲之與王獻之晉楷的特色；每字款皆可見在平衡中求開闊聚散，質樸卻靈巧。至於後仿品，款字的橫、豎、撇、捺、勾、挑、點和肩八種筆法，非但軟硬不均，更通病百出。

試看附圖，上為「大明宣德年製」官窯青花瓷器真品的底款，屬雙圈線。楷體妍美，提按有度，筆法完善，穩而有力，勻中見豁，筆意高渾；誠如前輩蘇瀛洲口訣所言：「晉唐小楷最出群」。反睽諸下圖的後仿器偽款，輒見筆畫軟弱無力，如「擔桿」、「鼠尾」、「吊腳」、「哈腰」等等通病，幾乎一應俱全，可反映出書款者不但草率，不經深究，更毫不懂書法要領，遑論楷書法度。識者一望而知是偽款贗品。況且，偽款的「德」字「心」上多了一橫畫，宣德官窯真品均沒有加橫的寫法，此屬破綻。

文人的新年夢

。可見，豐子愷通過封面漫畫所表達的新年夢想屬於前者。

信發出之後，收到的回應多來自一批在全國知名的知識分子，除了豐子愷，還有郁達夫、徐悲鴻、鄭振鐸、俞平伯、柳亞子、林語堂、葉聖陶、夏丏尊、鄭韜奮、顧頡剛等等。在面對千瘡百孔的世間百態時，這些善於幻想的文人雅士們的夢想亦各式各樣。

最早寄去稿件的是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柳亞子。他所描繪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同世界，一切平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認識現實。」老舍說：「我對中國將來的希望不大，在夢裏也不常見玫瑰色的國家。」俞平伯更直接：「我沒有夢想。」

無疑，《東方雜誌》徵集的「新年夢」是帶有深時代烙印的。我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若在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再辦一次類似的活動，讓那時的人們再看現在的夢想，會否生出審視人生的況味呢？

（下）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貪婪的懲罰

洞眼借到所需的光……」

馬果斯一毛不拔、損人利己的行為還有很多，也因此，他從一名王爺家的小書僮，慢慢累積財富，成為了一名在王爺圈子出入的紳士。他既不放蕩又不賭博，吸引了不少女士的青睞，最終遇上了一名令他心儀的伊夫人。

據說，伊夫人是某位騎士的遺孀，是一名非常有錢的寡婦。伊夫人「懂得利用化裝美容的技巧，把臉蛋打扮得比實際年輕得多」，而無論如何，馬果斯喜歡她，還是因為她非常有錢，尤其當馬果斯見到伊夫人大宅裏華麗的傢具，以及用餐時的銀餐具，他便決定要跟伊夫人結婚，把大家的資本結合成「可觀的資產，將來留給上帝賜給（他們的）那些孩子」。

馬果斯的貪婪，可以說是純粹的貪婪，不為了囤積資本以享受，而是為囤積而囤積的貪婪。然而，這樣的貪婪也是受到了作者的懲罰。原來，據說有錢的伊夫人是年華老去的騙子，傢具銀器都是借來的，只為了欺騙貪財的馬果斯，而馬果斯的財產就此給偷走了。最後的結局，他們二人更是抱着錢箱，潛到海底去了。

但，我又要費解了，貪婪的人真的會有這樣的下場嗎？我怎麼不覺得我們的社會是這樣的呢？

普通讀者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專欄該有的樣子

經歷了中國風吹雲捲的年代。他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不少同學、老師、朋友，是史上赫然留名的專家學者，如章太炎、熊十力、胡適等。他們的故事及與他們的交往、印象，以及近百年的人間世事，成了張老要寫的「可傳之人，可感之事與可念之情」。這些題材只能為張老那代人才可佔有，其他作者不可能去寫或寫得如他般細緻深入。題材上張老就具備了獨特性。

另外，張老國學底子厚實，涉獵廣泛，筆下遍及文史、佛學、哲學。各種知識左右逢源，見識深邃，大開讀者的「腦洞」。

張老對寫作的態度，秉承的是「不宜寫者不寫，寫則以真面目對人」。書中對人對事的描述溫厚善良，內容均是乾貨，極備參考價值。

仙丹、仙藥

一吃下去，腦梗就不會再復發了。我說我是沒有，不過有人有這樣的秘方。聽到這話，他很興奮，讓我告訴他是誰、在哪，他一定會去找。

我哈哈大笑道：「唐開元年，有個人和你一樣，半身癱瘓，御醫看了都沒用。族人說，這個樣子，怕是活不了，聽說東海有個神仙，有仙方能治。於是，族人帶着病人揚帆起航下海尋仙人。船行數日，到一孤島，見有很多人在跪拜，族人問一洗藥的農婦跪拜的是何人？農婦說那個在中間坐着的白髮仙翁，叫徐福。族人又問，徐福是誰？婦人答：就是秦始皇時候的那個徐福。族人趕緊去求，徐福說遇到他，病就有救了。他用很小的碗給病人裝食物，病人覺得太少，可

一直吃，碗裏一直有。到了第二天，徐福給病人吃了一些黑藥丸，病人拉出數升的黑便，病就全好了。臨走時徐福送了一大袋子藥，告訴族人這藥什麼病都能治。唐玄宗知道後，讓得病的人來服這個藥，都痊愈了。你不是在廣東嗎？離海近，哪天也揚個帆去尋尋？」

老余聽完，樂不可支，拱手道：「還是謹遵醫囑吧，注意休息、節制飲食、適當運動、心態平和，這就是仙藥了。」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